

从拙政园到《东京八平米》



林若菡/图

为了领略久负盛名的古典园林之美，我们提前一星期就在APP上预约了门票。按照网上旅行攻略的提醒，早上不到八点就到门口排队等候入园，没想到和我们一样心急的大有人在，景区门口排队游客曲折迂回，已经绕了好几圈，工作人员拿着扩音器引导大家进场。兜售旅游纪念品和推销导游服务的当地人，鸟泱泱一片，不像赏园，反倒像大妈领鸡蛋一般闹腾。

进得园内，此前想要看的景点根本顾不过来，人流会推着你往前走。花40元租借的导览耳机播放的讲解词完全听不清，赶场一般张皇忙乱。但是也不难理解，毕竟作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也许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，文明最集中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想争睹其风采。花了80元的门票钱，可不能浪费，该打的卡要打

完，该拍的点要拍到。于是游园变成一场打卡大赛。

与其说是欣赏园林，不如说是一种占有欲和存在感。别人看到的我也要看，别人拥有的我不能没有。至于看的什么拍的什么，反而不那么重要。

原本想要通过浏览园林带来的审美体验和闲适心情，在现实面前让人有些失望。路边有走累的爸爸坐在黄石上大倒苦水，或者被烈日炙烤得满脸焦躁，干脆先行逃离，留下母亲带着孩子继续完成任务。有小孩子被家长指挥着拍照而不乐意不配合被骂的，也有人占据一个拍摄位置迟迟不让被无数等候的拍摄者抱怨的……这些也算是暑假出游之一景。

问园内工作人员哪个季节来人会少一点？答之，没有淡季。也是，作为园林中的代表作，被陈从周先生在《说园》一书中屡屡作为

正面典型的拙政园当然是众望所归。但是陈先生书中所形容“空灵、寂静、有出世之美”的拙政园，与今时今日之喧嚣之公园似乎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毕竟陈老先生是在1960年左右游赏园林，彼时尚无旅游消费一词，作为贵宾，休闲赏来，心境感受自然是不同的。

今日打卡式旅游，看完这个园子，还想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别处的地方，吃的、玩的、穿的，竹筒冰激凌、松鼠鱼、蟹黄面……不能错过的恐慌、焦虑，伴随着整个旅程。

算了算了，在苏州的最后一天，实在不想赶路了，取消了一切事先的安排，跟孩子说我们睡到自然醒，然后想去哪里便去哪里。

第二天睡醒一看，窗外下起雨来，正好，哪里都不去了，就去书店吧。地图上搜了苏州诚品，茫茫书海中，看到喜欢的作家作品竟然有种“啊，你也在里面”的故知相遇之感。此前在图书馆没有借到的《东京八平米》，竟然就放在生活百科书架上。于是取下试读本，坐着，蹲着，站着看完。

那个叫吉井忍的小姐姐，展示了她在东京租住的八平方米的陋室如何布置，如何安排三餐日常，去洗衣房和咖啡馆所遇到的爱聊天的大妈，热情面冷的老爷爷……这些人这些事在她的笔下缓缓流出，仿佛故人面对面的倾谈，频频点头称是，吾与此同。

于是又想象拙政园的历代园主们，花那么大的精力物质去建造维护一座私家园林，每一处都极尽雕饰，到处搜罗怪

石奇珍……但是他们真正享受这个园子的时光有几多呢？这些非富即贵的主人们大概大部分的人生都在权利场中周旋腾挪，身后的这些园子恐怕是少有涉足的。他们一定无法想象八平方米的狭小出租屋，如何安顿肉身和灵魂。

于是自问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奢侈的又是什么？

认识和理解自己，并按照你内心需要去生活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充实，或许才是真正奢侈和必要的。写《东京八平米》的小姐姐明白，所以她最自由，余下的精力可以穿梭于全世界各个地方；权贵们不明白，想要拥有整个世界，于是永不满足，永不停止。

比八平方米稍微奢侈一点，我也想要“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”，不要大，能看见蓝天白云就很满足——这是上一周在永泰乡下的屋子里真切的感受。在那间明亮的一抬眼就看见云朵的大厝里，心静得像一潭秋水。英国作家德博拉·利维在《自己的房子》中说，自己一直靠想象中的大房子支撑着漂泊的人生。但她那个虚构的空中楼阁一直没能实现，却在连续不断的创作中找到了稳固的人生支点。

我想，我此生是注定无法企及一座属于自己的园林了，心力孱弱，掌控不了太过繁复的人生。但是相比吉井忍笔下狭小的八平米，已颇觉富足，因为不管是没有电梯的“老破小”，还是乡下的阳光大屋，都带给我安适之感——当然也有可能是挤不进拙政园的自我安慰之说。

【书林漫步】



世界精神背景下的朱子理学 ——读《闽都文化与朱子理学》

■郭志杰

第十一届闽都文化论坛论文集《闽都文化与朱子理学》，已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世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，一定是与此相匹配的哲学家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。或许，正是这些思想家的存在，加快了东西方文明的进程。从某种角

度上讲，文明是人类的认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这些认知离不开思想家高屋建瓴的概括与总结，因为思想家必须以他的哲学理念作为立足的根基与安身立命的资本，如国外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、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、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、中国的孔子《论语》、朱子的“天理”论等。

黑格尔在论述柏拉图的辩证法时说：“对于每一个东西，我们同样也可以指正它是多，因为它有许多部分和特征。”“困难而真实的工作在于揭示出另一物就是同一物，而同一物也就是另一物。”实际上，这项“困难而真实的工作”，早在南宋时就成为朱熹生命的一

种担当。正如论文所言，朱熹的“万—各正，大小有定。”言万个是一个，一个是万个。盖统一是一太极，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。这一“理一分殊”表达的是普遍的同一性、统一性与具体的差别性、多样性。这些与柏拉图的观念不谋而合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实际上，中外的许多思想家，往往用行动来实施与呈现自身的理念。这种行动，一是沉浸于内在的思考，留下看不見的摸索轨迹；二是见诸于外在的行为，即对话交流或演讲之中，如柏拉图的《对话集》、黑格尔的《哲学史讲演录》等。这些构成了思想家与听众彼此之间内在呼应。中国的思想家孔子、朱子等都十分注重思想的内蕴与外溢，思想的内蕴造就精神世界的博大与丰厚；思想的外溢，呈现观念的终极指向与神圣目标。正如论文所言，朱熹所建构的“闽学”，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，演讲实则也是实践的一种具体形态，因为演讲让认知生出双翼，飞得更远。集子中多篇论

文阐述了朱子到福州多次讲学的过程，这已成为这座城市值得炫耀的记忆，因为这不仅仅是单纯的造访，最重要的是，经由思想家的身体力行所形成的外溢空间，已构成这座城市精神进程中的重要文化节点与里程碑式的标识。

思想的传递是顶看不见的浩大工程，这一工程体现于点与面的结合上，因为内在的价值就在于传播，这是维系时空的一种扩散与绵延，唯有借助更坚韧的意志、更牢固的同盟、与更统一的力量，方能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。伟大的思想不仅是生命个体的独立建树，往往是承前启后精神创造的产物，如黑格尔哲学体系，是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，并在德国古典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思想所抵达的每一高度或许都需要前人的铺垫，观念终将在回望之中变得更加清晰，正如论文所言，从张载到二程，经杨时和李侗，再到朱熹，“理一分殊”最后被朱熹创造性地发挥成一个系统而完

满的哲学命题。

真知无国界，它的通行不需要签证。近

代西方哲学，尤其是18世纪末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，对西方文学、政治、伦理、社会等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，也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、价值判断等。同样，朱子的理学，不仅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并通过海外传播，构成东亚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并在东学西渐过程中，对近代西方哲学家的启蒙思想等产生一定影响。伟大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统摄力与引领力，在看不见的神秘之中发生磨合作用。或许，改变世界就从思想开始，这是事物转化的巨大变量，足以将对应之物转化成可触摸可感应的文化社会现象。论文集中多篇论文分别阐述了朱熹的理学对古建筑、民间社会制度、法治、山水城市、书院、地域文化等的影响，它所蕴含着的无限可能，仍将在社会的推进与文化的弘扬中不断得以印证。

状元故里文昌祠

■林思翔

透堡镇风光秀丽，地灵人杰，是福建省首批六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。由于宋淳熙元年（1174）透堡人郑鉴两优释褐（即释褐状元），成了连江县历史上唯一的状元，透堡因此名声远扬，被誉为“状元故里”，至今还留下状元街、状元坊、状元井等遗迹。

坐落于透堡登云桥古官道旁的这座文昌祠，飞檐翘角，气势轩昂，描龙绣凤，雄伟壮观。高大的正门上镶嵌着黄铜镂底的金字对联，曰：“背靠庐山志向高山筑书山文兴传九域；门朝马海胸怀大海龙腾学海人杰耀千秋”。大门两侧的“孔子讲学”“竹林七贤”等青石浮雕，让人一进门就感受传统文化的书香氛围。

前座大厅宽敞明亮，两旁悬挂着透堡古贤状元郑鉴和宋爱国诗人、画家郑思肖画像。后座大殿供奉着文昌帝君、孔夫子、朱夫子，以及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还有一位人称“王县长”的清初连江知县王孚。据传当年“皇纲”被劫，冤及乡民，地保张公信为保护村民慷慨赴死，知县王孚也吞金而亡，从而保护了乡民。这位为民请命的县令，得到万民敬仰，百姓世代祭祀，也被请进文昌祠陪祀。

透堡文昌祠是在孔庙旧址上重修扩建的。孔庙始建于宋，毁于明初，后屡建屡毁，20世纪80年代又毁于火灾。透堡是文化昌盛之地，不仅出状元，历史上还走出了一批进士、举人，以及七品及以上职位官员。乡民认为，这与孔庙的教化、熏陶有关。正如祠内碑记所述：“知识之开乃自教化，教化者莫先孔圣，人文关乎气运，气运盛衰乃帝君主之”。他们觉得，文脉必须赓续，文化之乡不能没有文脉标识。于是，村民林则海、刘玉铿翁

俩主动向乡亲劝募资金，在原有基座上简单修复。后来，林则海孙林福珍、林福平慷慨捐资近200万元，加上村民赞助，计近800万元，投入修复。经过数年努力，终于在孔庙原址上复建了文昌祠，成为一处讲学、授业、祭祀、弘扬传统文化的场所，也成了透堡这座历史文化名镇的地标性建筑。

文化名镇文人多。自唐末以降，透

堡走出进士45名，举人29名，七品及以

上官员33名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宋代及以后的。这对一个小镇来说非常不容易。

建于宋代的孔庙见证了他们的成

长，他们的启蒙养正都与孔庙的教化熏

陶分不开。

文人中最著名的当数“两优释褐状元”郑鉴，他在南宋孝宗朝任著作郎、太子侍讲等职。他刚正不阿，力主抗金，与朱熹等爱国志士结为莫逆之交。因触及时弊，为当时的宰相韩侂胄所厌恶。郑鉴屡乞外出，后任台州知州。病逝后，朱熹亲撰祭文，赞其“有古诤臣之风”。

朱熹不仅与郑鉴是好友，与郑鉴家

乡透堡还有一段渊源。南宋庆元四年

（1198）“庆元党禁”期间，朱熹来到连江

丹阳，隐居宝林寺讲学。有一天，官府派

兵到丹阳抓朱熹，他闻讯逃到透堡住下

来。据说，朱熹过透堡凤溪时，远远听到对面乌山境村传来琅琅读书声，遂将

村名改为“馆读”，并在此传授学问。

数百年来，馆读一直珍惜这个朱子赐给的散发着书卷气的名字，使文脉传续。

朱熹的赐名，也为透堡增添了文化气

息。因此，透堡人更加感念朱子，把他与

孔夫子一起恭祀在文昌祠正厅大殿。

爱国情愫也在文脉赓续中代代传

承。郑鉴曾孙郑起，年轻时曾考功名，不第，遂弃举潜心穷理尽性之学，束躬修行，在浙江、江苏等地讲学，人称“道学君子”。郑起常教诲儿子思肖修身养性，注重文学，热爱祖国。郑起为人方直严毅，与人交往言不及利，语不阿媚。居家不蓄金银器、古董，唯世藏古今书画数千卷。这位以讲学为生的学者，人赞“人物昂然，气节挺然，议古喻今，无不的当。”深受人们尊敬。

郑起的言传身教，使其子郑思肖成

了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、画家。郑思肖的爱国心志人所皆知。宋亡后，他改名思肖，字亿翁，号所南，以示不忘故国。他终身未娶，将家产捐给寺院，接济乡亲。他擅

长绘制墨兰，画中的兰花花叶稀疏且不画根土，寓意南宋土地已被掠夺。饱含对南宋怀念与爱国之情的诗集《心史》，藏于苏州承天寺普净中，直至明崇祯十一年才被发现。“一心中国梦，万古下泉诗”，直接抒发恢复大宋的志向。《寒菊》中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，以菊花自喻，彰显宁死不屈的气节。

文脉在传承，爱国的传统也在透堡

发扬光大。郑思肖身上闪烁的爱国精神

在明代透堡抗倭斗争中化为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。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，倭寇登岸入境，大肆残杀、抢掠，无恶不作。透堡人民团结一心，修筑城堡，护卫家园，“透堡”之名由此而来。后来，当倭寇大举侵扰马鼻、透堡时，戚继光率领大军，在两乡人民大力支援下，歼敌400多，平息了倭乱。透堡人在戚家军安营扎寨的地方建起“保民堂”，感恩戚家军保境安民的丰功伟绩。这也成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。

在近代史上，透堡还是辛亥革命勇士的出发地之一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透堡人黄忠炳与好友郑瑞声、黄克安等在透堡棋盘堂秘密组织“广福音”，切磋武艺，商议反清大计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改为“光复会”，会员发展到300多人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春，孙中山决定在广州起义，“光复会”积极响应，遂由吴化源率“光复会”成员20多人，从透堡棋盘堂出发，抵达广州，编入黄兴领导的第一路“先锋队”，冲入总督署，与清军血战。这次起义72位会员英勇就义。在这史称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中，连江人占了10位，其中黄忠炳、王灿登为透堡人。孙中山先生在讲到黄花岗起义烈士时，赞誉“粤有花县，闽有连江”，这是连江的光荣，也是透堡的光荣。透堡人为“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”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土地革命时期，透堡成了一面红色旗帜，邓子恢、叶飞等来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。透堡知识青年杨和菖在家乡成立连江县第一个党支部，成立连江县第一个农会，带领农民举行了连江乃至闽东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暴动，成立了连江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——连江县苏维埃政府。由于这几个“第一”，透堡遂被誉为闽东和闽中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。透堡赢得了光荣，也付出了重大牺牲。如今尚存的许多革命遗址，在默默地讲述着透堡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。

状元故里，红色沃土。文脉绵绵，弦歌不辍。文昌祠见证着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避暑仙水洋

■鲁力

暑假到了，我带着两个孙女，驱车一个多小时，来到莆田仙游的仙水洋避暑。仙水洋不仅气温比城里至少低了5摄氏度，而且这里的水势的确好。没有那种波澜壮阔的波涛，却是细水长流的温柔。溪边帐篷鳞次栉比，有人在溪边支起烧烤炉，一阵阵肉香随风飘逸。

“爷爷，我肚子饿了。”朋友带我们到附近一家农家乐吃土菜。不一会，饭菜上桌。小河虾炸得酥黄，撒了点椒盐，入口酥脆，隐隐有蒜泥酱油，入口即化。苦菜是用猪油炒的，微弱的苦味伴着猪油的回甘。土鸡汤放点香菇、八角、姜片，撇去油膜，端上来的汤清澈透明。小孙女一口气喝了三碗。主食当然是莆田面，由海鲜、红菇、猪油渣等汤底烹煮的面条，汤汁清而不腻，面条筋道弹牙，兼具汤面与拌面特色，是莆田的非遗美食。

饭后，我和朋友去喝茶。古人在夏日喝茶，常伴焚香。元代名儒黄庭坚有诗曰：“一炷烟中得意，九衢尘里偷闲。”茶解渴，香清心，二者相得益彰。明人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里详记焚香之法：“夏月宜用沉香，能祛暑气。”他建议将沉香屑与蜂蜜同蒸，使其甜润更甚。清人李渔则爱在荷亭焚香，认为汽水能助香韵。这些讲究，今人看来或嫌繁琐。但正是这份闲情，让生活有了诗意。

黄昏日落，天边那道霞光渐渐淡去。仙水洋四周沉寂下来，树影随着溪水汨汨，轻轻摇曳。点上一块沉香，燃上一炉，再沏上一杯老枞水仙。茶水入口，在水的后部隐隐浮上一丝丝枞香，杯底的岩韵厚重，骨头感十足。炉里，沉香缕缕袅袅上升，渐渐消散在空气中。沉香的那缕轻烟，在古人眼中便是超脱尘俗的舟筏，那是一种在喧嚣中守住宁静的心境。

窗外，明月高挂。屋内，香已燃尽，余韵犹在。我们便坐在溪边石上歇息。四周林木葱郁，遮蔽在夜色中，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声，打破了这份宁静。

玩累了，我们便坐在溪边石上歇息。四周林木葱郁，遮蔽在夜色中，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声，打破了这份宁静。

盛夏的紫薇

■土芬

【散谈文字】

暑气